

新 人

第廿三期
卷二



到任之日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夫人



→ 胡氏所乘之舞鳳艦



→ 廣州各界歡迎之輪渡



→ 胡氏下艦



→ 迎候胡氏之陳濟棠蕭佛成等要人

歡 迎 胡 主 席

← 廣州各界迎胡之汽車

← 廣州迎胡大會盛況

← 胡氏偕秘書隨從出邸赴歡迎會

國 際 社 攝



本刊本期原定於二月一日出版，因印刷所寒假停工關係，改期於今日出版，希讀者鑒諒！

週一論壇

中國外交的轉變

邢 瑛

中國是一個內憂外患交迫的國家，但在政治上謀統一，經濟上謀建設，文化上謀發達，國防上謀充實，而且還要在帝國主義環攻之下謀應付。民族生命之保障與發展，尙未至完全絕望的時候，既不能因一時的感情刺激而魯莽決裂，將四萬萬人所託命的國家，付諸孤注一擲。國家的行政獨立與主權完整，又不能受他人無止境的侵犯和束縛，致變成莫可挽救的大錯。『玉碎』固須有相當之準備與計畫，『瓦全』也爲事實上所不容許，當此嚴重的困難關頭，如果不能洞燭機微，決定自我的（非因人的）明確而有限度的外交標準，外以最後之決心，坦白示人，內以最大之準備，及時而動，必致愈弄愈糟，不堪收拾。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政府的整個精神和力量，差不多全用之於掃除國內革命障礙的工作，沒有看清楚中國在國際關係上政治和經濟的連貫性，更沒有看清楚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是獨占亞洲大陸必要的行動，而且藉着反蘇聯這一條件，可以得着英帝國主義的支持，所以當時的中國外交，祇是抱着因循敷衍苟且偷安的態度，根本說不上什麼外交政策。中國的外交，雖然如擲裏看花，但他人却早已有了決定的大陸獨占政策，我們越苦幹，他們越要急進，中國越統一，他們越要設法破壞，我們雖想苟安旦夕，他人卻不容我們稍延殘喘；唯其如此，所以在大刀闊斧的攻勢之下，喪失了東三省，喪失了熱河，成立了塘沽協定。塘沽協定是加於萬軍的一條鐵鏈，也就是預備奪取華北囊括內蒙長驅西進重要的據點，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種此惡因，無疑地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其後華北機關的撤廢，軍隊的調離，官吏的更迭，以及自治運動製造，都是這一錯誤的延長。雖然當時曾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空泛的矛盾的口號，但實際上，只有更退讓，更

屈服，試問交涉些什麼？抵抗又在那裏？

以上所述，蔣中正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在去年五全大會第四次大會席上，就有明確而嚴正的對外關係的講演，這一次講演是以『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爲目的，而以同志間『完成國家中心之基礎工作，爲絕對堅決的共同信條』，換言之，就是以維持遠東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爲中國民族唯一的責任，而以自立自強爲負和平責任的基礎。至對帝國主義者變換的侵略，則『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雖然一切枝節問題，當爲最大之忍耐，『可是仍須以不侵犯主權爲限度』，『以互惠平等爲原則』。這樣光明而堅決的態度，不但是今後外交的根本方針，而且是今後中國立國的要素，必如是，纔可以自喻喻人，自立立人，也纔可以使從前舉棋不定徬徨苦悶的局面，因此而有了新的開展。

和平誠然是人類的福音，我們爲『完成國家中心之基礎工作』，也特別需要和平，不過中日關係的惡化，是日人大陸獨占政策所造成，而大陸獨占政策，又是歷史演進和現勢推移必然的事象，決不是如一般人所說是他們偶然的野心之衝動，也決不會因中國外交標準的決定，遂能改變易轍，放棄其夷中國爲殖民地的陰謀。並且中日關係的調整，在日本是堅決地要以廣田三原則爲根據，尤其要中國承認既成事實，而中國則非但對於冀察北問題，要有圓滿的解決，就是滿洲問題，也要有圓滿的解決，誠如蔣院長言：『中日關係最大的障礙，是滿洲問題，日本大陸政策，在滿洲的支配（其實，還不止滿洲的支配），而中國則有保持領土的必要，……滿洲問題，如不能得到圓滿解決，中日關係，是無改善可能的。』雙方意志，既相差如南北極，而最近華北事態的惡化，實在不容盲目地認爲『樂觀』，『好轉』，如果日本不充分覺醒，則『和平最大之努力』，畢竟有時而盡，『最後犧牲之決心』，將會造成日本所不及料的後果。

主編 梅寒周
發行 童慕萬
總發行所 新入周利社
上海拉都路龍德郵六號
特約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新入周利社 第二卷第三十二期 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六日（星期六）出版

- 中國外交的轉變 邢瑛
- 『外間與內急』 正正
- 國難時期教育方案 正正
- 停止推行簡體字 正正
- 德島報 正正
- 內閣制總統制及委員會 章潤若
- 中日關係的調整 莊心在
- 『大眾生活』的眞面目 家長
- 日本大選前夜之各黨爭 寒生
- 寒天的日本生活 寒生
- 常陽舟上 卓佩行
- 從前大學生說到大學教育 卓佩行
- 我做了十天司書 吳復原
- 陳家莊的騷動 吳復原
- 一個多餘的人(七) 吳復原

價目
全年 五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外埠 每冊四分
國民政府內政部中宣會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國家之內急

「外間」和「內急」

日本行將來華的駐華大使有田八郎氏，最近在東京發表對華外交的政見，寥寥數十字中，標榜其政策為「外間」與「內急」。

何謂「外間」？何謂「內急」？在有田氏未加以詳細說明之前，我們自不能妄加解釋，不過在這字義上推測，那麼，今後日本對華的態度，還是和以前一貫的精神，不過表現的方式，略有燥急與穩重的分別吧了。

「外間」間到如何程度？我們不必研究；「內急」的急到怎樣地步？這與我國領土主權有關，不得不予以深切的注意。據最近中日外交的動態，日方中央部似乎又有一個新的方針之準備與擬議，因此中日外交似乎暫告休息，不過所謂「日蘇」「蘇滿」國交的緊張，反赤防共戰機的緊迫，賊軍李守信部的西竄，內蒙的騷擾獨立，土肥原氏的僕僕晉魯，一切的一切，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始終在積極的推進中，那麼在整個遠東的局面上觀察，政治性的「內急」，怕還是以華北為其首要的目標吧！

自從華北事件發生後，激起了我國整個民族刻骨的憤恨，敵人縱可威脅我們的政府，威脅我們民衆的善行，不過總威脅不了每一個被壓迫民衆的心，在這廣大民衆反帝高潮激起了以後，決不是任何高壓毒酷的勢力所鎮壓得住的，那麼敵人的經濟侵略，勢必受極大的打擊；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上，所

以侵略弱小民族，無非在剝削弱小民族，緩和其經濟恐慌，同時以弱小民族來供給帝國主義者殘酷的戰的犧牲品，因此在侵略到某一程度的時候，必然要緩和其一般的反帝的心理，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或麻醉其憤恨，那麼爲了「經濟性的內急」，當然需要以「外間」的方式來達到他的目的！

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方法，原是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並進的，在過去，文化侵略的方式是含有濃厚的宗教性的，現在，他們也知道傳教、佈道的方法是麻醉不了一般被壓迫的民衆的，於是利用「文化上的漢奸」來做更聰明的麻醉工作了，我們不必在這裏具體地舉例說明，好在事實上就快要一一實現了。所謂「文化性的內急」，當然也需要「外間」來做他的面具的！

內急乎，外間乎，人家是這樣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在幹着啊！（正之）

國難時期教育方案

波及全國的學生救亡運動發生以後，不論在思想界或教育界本身，都認爲目前的教育方針應有適應於國難時期需要的必要，此次全國各大中學教職員學生代表赴京聽訓時，也曾向蔣院長提呈這個意見，現在蔣院長已而諭王教育部長切實擬具辦法，那麼所謂國難時期教育方案有見請政府命令舉國一致實行的可能了！

我們深深認定這是此次學生救亡運動最偉大的

文化報道

文藝新聞

六藝月刊准於一月十左右出版。

南方文藝月刊，係由周多主編，近發出特約撰述函數十封，創刊號於日內可出版。

亡命於日本之左傾份子甚多，除在日幹劇運動外，並編輯各種小型刊物，交國內書局印刷發行。今年新春以後，不下五六種之多，其經費完全由××津貼。×方因其並未擾亂國內社會秩序，故不予干涉。

上海雜誌公司出版之金瓶梅本，獲利頗鉅。

時代日報之副刊婦女與兒童，現已改爲時代生活。

晨報停刊後，該報同事，已決定另創新報，定名爲誠報，由寇季方主其事，副刊則由姚蘇鳳主編。該報與前晨報主辦人潘公展氏，絕無關係。

動向、知識、第一線等、雖經各雜誌公司各書局力爲推銷，但各種銷數均祇數百本，聞擬贈閱各界，聊資宣傳。

本刊基本作家則夫君，廢歷除夕於大

收穫，因為歷次學生運動的結果，祇是「氣」的發洩，而沒有「力」的準備，不僅過去學生運動是如此，其他若上至政府、下至農工商、界，也無不如此，因此歷史老是走着老路，而國難也就年深一年，日急一日，青年是國家民族的中堅份子，知識份子是全國民眾的唯—領導者，青年而無深刻的覺悟，知識份子而無切實的準備，國家民族還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嗎？

目前問題，就在這國難時期教育方案的內容，假定這教育方案還是不針對國難的需要，切中民族的渴求，而為敷衍一時之計，那麼不僅給全國青年一個深重的失望，而且寄國家生命、民族靈魂之礎石——青年——也沒有怎樣期待可言了！（正之）

停止推行簡體字

筆者在明令推行所謂簡體字之前，早就竭力反對的。決不是固於成見，或謹守古聖賢之道，實實在在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的！要知道我國文字之構造，決不是胡亂構成的，有牠一定的原則，一定的方法，根據了這原則方法，而演成數千萬的文字，關於這一點，稍涉文字學之藩籬者，莫不津津而樂道。所謂簡體字，實是商字，固然也成了習慣，不過這習慣在民間隨便書寫，尚無不可，倘一研究其構造，絕無理智之可言。那麼，一經政府明令推行，各學校正式採用後，因其字體構造之漫無方法，學者勢必毫無根據，而且編造一部簡體字的辭典也絕不可能，那麼一旦命令推行，非但於普及教育一層，毫無幫助，而且簡直在戕賊中國的文化，所以中政會議之命令停止推行，實屬恰當之至！

並且此次教育部推行簡體字，實被人利用而不

自知。共黨企圖撲滅中國，隸屬於蘇聯，在過去，拼命在黨務和軍事兩方面發展，後來因為想利用廣大的中國民衆，並破壞中國的文化統一，於是竭力提倡拉丁文，在提倡拉丁文的過程中，促成簡體字的推行，未嘗不是破壞中國固有文字的另一種方法，這，我們在共黨的文件和他們工作的路線上明明白白看得出來的！

普及中國教育，決不在文字字體方面，而在乎各地有否此苦幹、實幹、硬幹的幹部；而在乎普及教育中能否充份滲入生產的意義在內，而使廣大的民衆樂於接受；否則勞而無功，會像推行簡體字般的走入歧路的！（荷生）

懷晨報

一九三五年的終了，佔上海新聞紙第三位的晨報，也隨一九三五年而俱逝，這，我們為新聞界着想，為思想界着想，為晨報過去三年的成績着想，實有無限的惋惜的懷念！

中國新聞紙歷史之短淺，與進步的遲緩，我們常常替中國的前途加以憂懼的。因為新聞紙主要的任務，似乎僅為新聞報道這一點，不過，牠實含有經常教育大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意義在內，多少識字者的思想，是在受新聞紙的陶冶和訓練；多少不識字者的思想，間接的受新聞紙的陶冶和訓練；然而中國後起的新聞事業的歷史是那麼短淺，而進步的速度又是那麼遲緩，一旦有一非常朝氣、進步異常迅速的新聞紙，我們那得不為全國的大衆祝福，而這進步的新聞紙突然停刊，那得不令人非常的惋惜和懷念呢！

不過，晨報的停刊固然值得我們懷念，然而他所給予新聞界的刺激，因刺激而促成一般新聞紙進步的功績，始終存留於中國的新聞界裏的！而且因過去晨報之成功，更可以促起繼起者奮鬥的決心和信心，那麼第一個晨報之死滅，第二第三晨報之產生，又是意料中的事啊！（荷生）

瀝演，成績頗佳，夜半一時半，始盡興而返。

晨報文藝社出版之半月刊，已籌備就緒，准於三月初出版云。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起之祭無名英雄墓，小記者嚴譯聲一馬當先，熱烈非常，頗有「無名英雄」壯烈之氣概。

戲劇新聞

上海劇院第三次公演之「巧格力姑娘」，已於二月二日起在卡爾登大戲院演出，成績出人意料之外，賣座頗佳，主持人向培良笑口大開，頗為興奮。聞在上海公演後，將赴京杭各地公演，並出洋赴日云。

周多君此次在上海劇院公演「巧格力姑娘」，担任美術顧問，但周君謙稱「頗而不問」云。

電影新聞

花燭之夜映演後，賣座甚佳，各公司為之驚羨不置。

袁美云與王引之戀，似有成功之可能，此小姑娘之前途，似甚佳。

上海電影界救國會，進行似頗熱烈，但結果恐甚淒涼。



內閣制總統制及委員制(上)

章淵若主講
汪公復速記

上海市教育會於去年秋間，舉辦職業青年讀書會，敦請各學者名流，演述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專門問題，其演講稿均經各專家親自訂正。

本刊上期已刊載章行白先生「地方自治與訓政建設」之演詞，茲再將章淵若先生之演講稿，刊登如後，希讀者注意。

一 緒言

英國人有一句流行的格言，說：「講政治制度的人是傻子，聰明的人祇要去幹。不必講什麼制度」。同時中國古代有一位學者法家韓非子，他對於政治制度有一個見解，他說：「講到法，講到制度，沒有絕對的標準，不能說那個制度好，那個制度不好。今天各位來聽講，大概都希望我有答案，究竟那個制度最好，但是這個問題，是很難簡單的妄下斷語，各位不要失望。韓非子說：『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中國講法治已有多年，但是，法律僅是條文，天下還是亂不能治，所以法必須與時代轉移，才能夠治。治，還要與世相宜，才有功效，而沒有毛病。所以我們研究政治制度不能武斷的說某種相宜，尤其不能先存成見。一般英國法國的留學生往往贊成內閣制，美國的留學生往往贊成總統制，都抱了一種成見，實在不是為學之道。大家要知道，制度不是主觀的閉戶造車的具文；而是客觀的適應某種環境的產品。所以研究政治不能徒信主觀的成見，一定要看某種制度是不是合於時

代的趨勢，是不是合於人民的需要，才能得到正確的論斷。但是，我之所謂不存成見，並不是希望各位模稜兩可，從前商君說：「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有一定標準則治，沒有一定標準就亂，這就是說明所謂「天下烏乎定，定於一」的道理。所以，我們今日如果要由紊亂的局面定到長治久安的路上去，還是要有一個規模，作為全國上守下揆的準則，這是要希望各位特別注意的。

講到這點，我還希望各位把中國的歷史看一看，才能明白各種制度的理論與實際。民國以前沒有內閣沒有總統沒有委員，祇有皇帝，姑且不講，民國成立以來，雖然祇有二十幾年的歷史，而委員制總統制內閣制却都已行過；然而到底那個制度把中國治了呢？既然這三個制度都沒有把握，我還在這裏講什麼呢！在這裏，各位要注意，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祇曉得制度的皮毛，人家說這個制度好，就盲目鼓吹，就用這個制度，結果制度沒有真正的去行，僅僅學了一點皮毛。僅僅把法律條文，政府組織法修改一下。倘然這樣的天下就能治，那天下的事情，也太容易了。譬如中國人有了傷風病，不請醫生服藥調理，却用紅紙寫一張「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的條子，貼在外面，以為有效，豈非可笑！不幸過去統治大責的人，却也同愚夫愚婦一般，以是天下太平，祇要在制度條文上做工夫，就可見效，無怪人民嗚嗚望治，而國事愈弄愈壞了！這一

個深刻的歷史教訓，我尤其要提出來，希望各位特別注意！

二 內閣制

以上都是開場白，現在言歸正傳，先論內閣制。內閣制在普通的憲法裏面都已講過，今天不必講一般的原理，第一點先講內閣制的特質。

什麼叫做內閣制呢？在許多著作裏都有長篇大論的說明。但是初學的人，却往往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其特質所在。我為各位容易領會起見，可以簡單的一句話來表明：「內閣制它是以議會為中心的一種制度」，也甚至還可以說是「立法權高於行政權」的一種制度。

因此內閣制有兩種名稱：一曰責任內閣制 (Responsible Government) 負責實際政治責任者，為內閣，不是總統。這是責任方面來說，稱為責任內閣。若就權的方面來說，又稱為議會內閣制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是議會包辦一切，議員的氣焰很高，行政部長與議員不合，明天就開大會請你出席，罵得狗血噴頭，祇要議會不信任就要一起下台。內閣的命運完全由議會支配，所以實際上，立法權簡直高於行政權。這是內閣制的特質。

第二點再研究內閣制的好壞，先說他的利：內閣制的利有幾點，第一它是富於民主精神。議會是民衆代表組織成功的，議員是由民衆選舉出來的。所以議員往往對國人大言不慚，甚至作威作福，無所不為。贊成內閣制的人，從而口口聲聲說內閣制的民主精神可以防止獨裁，防止專制，這是第一個大理由。第二元首沒有實力，大家不想爭元首，所以雖然有大總統，大家都視為冷官裏的偶像，無足輕重。到了改選大總統的時候，不必拚命爭奪，政治上的動亂狀態可以減少。美國不是內閣制，到了

選舉的時候大家拚命，萬一應付不得其法，立刻可以出亂子，內閣制就沒有這種危險。所以法國的總統，無聲無息，英國的皇帝，安如磐石，因此擁護內閣制者，第二個大理由，就是說內閣制可使政局安定平穩，國泰民安。

然而，內閣制也有害處，第一行政機關在任承仰議會之鼻息，行政機關一天到晚忙於應付議會，不能放手做事，行政效率因此大為減少。第二內閣制本想政局安定平穩，免除總統的爭奪，但是議會因利用他監督政府的權威，時而彈劾，時而不信任，反使政府不能安定。第三議會本是民主革命以後反對君主專制的產物，但是議會掌權之後，照樣的作用威權，逐漸專制。

這樣看來無論什麼制度，倘若施行不得當，都可以發生弊端，譬如皇帝，第一個皇帝就專制嗎？從前的三皇五帝開天闢地，夏禹的治洪水，這些事固然有人懷疑不可靠，至少可以看出從前的政治思想，皇帝對於民衆負什麼責任。從前的皇帝都是爲民衆做事，有的爲民衆造房子，有的爲民衆鑽木取火燒飯，有的爲民衆嘗百草發明醫藥，都是爲民衆而吃苦。夏禹更不必說，三過家門而不入，爲民衆治水。現在黃河潰決，可是大禹沒有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爲那個制度是絕對好，那個制度絕對壞，要看運用如何。議會本來是代表民衆的，論理，議會有權以後，民衆一定可以享福，可是議員很多，良莠不一，所以議會的弊端一天天暴露，腐化惡化的程度，也一天天深刻。這不是我個人的批評，就是民主主義者也有這樣的批評。 Bryce 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對於議會政治很表同情，但是他遊列國之後，看到各國民主政治的成績不勝浩歎，於是做了一部很大的書，名爲 The Modern Democracies，裏面有一章說現在的議會很腐化，祇曉得受賄拿錢，

所以我們不能相信一個制度有絕對的好處，還要看其運用如何。

內閣制在世界各國也有運用得很好，英國是全世界施行內閣制最好的國家，他所以運用得很好也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他們人民的政治能力比較高，全世界祇有英國的選舉差強人意，民衆們拿選舉當作一件事，因此英國的內閣制尚能差強人意。第二個原因英國的政黨比較少，從前不過兩大政黨，倘若國家的黨派分歧，分子複雜，思想紊亂，這種國家千萬不要行內閣制。法國的政黨就比較多，所以一天到晚政潮起伏，頗爲政黨所非議。

二、總統制

總統制與內閣制正相反，總統制的特質：第一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開，在總統制的國家，閣員、部長、行政元首，不必出席議會，行政與立法分得很清楚。同時行政人員由總統任命，祇要總統信任。內閣制則不然，行政大員必須要議會信任。總統制的行政人員由總統聘任，他僅對總統負責，好不好，議會不干涉。這是總統制第一個特質。第二是權力集中於元首，元首不是對議會負責，他是對國民負責，因爲元首是由人民相信選舉而來。所以，總統制的特質，是在行政機關與議會分離。行政部的權力較爲優越。

其次講總統制的利：第一合於分權原則，(Division of Power) 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開。第二行政效率增高。因爲總統制不必承仰議員鼻息，可以隨手做事。第三行政機關意旨統一權力集中，因爲行政幹部都爲總統一氣呵成，發號施令，可以指揮自如。

他的弊端：第一不合民主精神，因爲總統可以自由行使職權，無須顧及代表民意的議會的贊同或反對。第二容易專制，行政部既可隨手去做，不必

與議會通力合作，所以容易發生專制的流弊。

至於講到總統制的運用，當去年立法院起草憲法的時候，有許多人作文章批評中國不應該採取總統制，理由是中國程度不高，民主精神沒有發展，在民主精神不發展的國家，採用不合民主精神的總統制，豈不是更不民主嗎？所以去年有很多人反對。這種理由是否充分，且等下文分解。

四、委員會制

明白前兩個制度，舉一反三也就可以明白委員會制的特質。委員會制是以行政權通令於立法權的一種制度，既無立法權牽制行政權，行政效率減低之弊，又無行政權高於立法權，流於專制之害。所以中國有一時期，發了「委員迷」，祇要比較時髦一點，能夠投機能夠迎合潮流的，莫不以委員會制相標榜；尤其民國十七年以後的階段裏，委員會制可謂風行一時。

委員會制之所以風行，自然有其好處。第一是立法行政不相抵抗，大家和衷共濟，不相侵犯。第二政府的權力，既不專屬於一個首領，不得濫用權力；權威運用得平衡發展。第三一個人想不到的別人可以想到，可以集思廣益。

明明眼藥水

紅腫刺痛
畏光羞明
點此藥水
功效最靈
瓶式新穎
點用極便

五洲大藥房發行

論中日關係之調整

莊心在

至今日而談中日關係，還容論嗎？

兩國相交，其間關係，無非以歷來史實為基礎。中日兩邦之史實如何？中國一部近代外交史，日本就佔着最重要的篇幅，即以甲午為始而言，迄於「九一八」「一二八」，以至於最近之所謂華北自治，史實所指示者怎樣？在如此歷史背景之下的兩國邦交，而居然還掛出睦鄰、親善的字樣，在強者勝利者是加重侮辱，而弱者受害者只能說是忍受。忍受的原因，要為兩點：在消極方面，震於鄰邦優越的武力，不得不逆來順受，以冀避免更大的犧牲；在積極方面，還希望在委屈求全下勉圖自存，並在堅苦中奮鬥，完成國家中心的基礎工作。這是政府的觀點。人民方面，在政府的約束下，抑壓憤懣，咬牙切齒，忍痛犧牲現在而寄其希望於將來。至於說是「親善」果真是消滅了仇恨，睦鄰全然是上下由衷的政策，要非喪心病狂，這話是不必憑着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來說明的。

但是，事實上的推行，到了消極上更大的犧牲還是不克因而避免，而是適足以促成不斷的更大的犧牲；積極上勉圖自存亦終不可得，自力更生的工作，還是扞隔不能進行。那末在政府是已證實了原有觀點的錯誤，喪失了所以忍受的條件，在人民是毀壞了對於未來的憧憬，而所受政府法令的約束，也不能避免於鬆弛。

然而事實是向着不幸的方面發展，塘沽協定以後，而繼之以華北事件，東北四省之宰割，被宰割者當真已忍泣言離，飲淚親善，宰割者還是未變所欲；而在親善下依然揮舞着利刃，今天開十列車的軍隊，明天大演習着戰，後天開來十架轟炸飛機

，大後天建築廣大飛機場，萬般忍受，是否可以換得避免更大的犧牲？中國果然是地大物博，然而百餘年來，國土已喪失三分之一，而今東北已失，

窺察現局，華北其能免為繼乎？華南閩省之情勢，連日報載，又復何如？犧牲復犧牲，再欲謂避免更大之犧牲者，真的非要效俄國之退到堪察加不可嗎？不為玉碎，而已寧為瓦全矣，然而瓦全又豈易得？欲瓦全而終不可得，則所剩餘者，不過是瓦碎與玉碎之間的自擇取捨了。在堅苦中奮鬥，作越王勾踐式的自力更生，結果也只會成爲幻夢。經濟上的建設，果然超越政治上的支配否乎？友邦之友誼，能否不妨害對方之獨立自強，幣制改革之經過一事，即足以爲明證。在中國是無法中之一法，改行法幣以統一幣制，穩定外匯，集中現銀，防止外流，而其間包庇奸商，違法高價收購，秘密偷運破壞者，又是那一國家？將在華自發鈔券擾亂幣制統一者，又是那一國家？忍受、忍受、結果如是！忍受與犧牲，並不是反比，而恰是正比，愈忍受、愈犧牲，如是而已！這是友邦的禮物，親善的教訓。

中日關係，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迄今四年，其間複雜糾紛情形，不必殫述，總之在日本方面，寸而尺、尺而丈、前波後浪、推進無已；在中國方面，是每遇一事，輒爲一時之應付，而應付之術，又不外是忍受退讓，演成目前之狀態。如是下去，即政府亦知非福，於是中日關係之調整，藉外交途徑以謀根本的解決，遂爲當前主要的問題。當然在這問題的推進中，中國還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因此不若先從日本方面來看看有吉大使於元日撰新年所感一文，略謂：

「……故今後兩國間真欲樹立明朗之和平關係，兩國官民，須更加努力，因此須冷靜考慮國際情勢及兩國之特殊關係，講求即於現實之調整方法，若徒以感情用事，不獨無益，反增糾紛，於兩國之將來，有害而無一利也。至於中日間關係之調整方法，雖有種種之工作手段，然其着手之先，其根本問題，須兩國官民真正認識，兩國相扶相助，始能增進兩國福祉，始能維持東亞和平之依存關係，若不由此認識出發，無論如何之調整方法，結果不過敷衍一時而已。……加之去冬國府改組蔣介石氏出當政治外交責任之衝，其他各部長，大都爲理解日本之人，足徵中國方面，重視對日，甚願蔣氏即從其目標所指之完成國內統一之見地言，覺悟非與日本協力不可，善用其勢力，對內的促進自救統一，對外的清算以夷制夷政策，再進一步以誠意與實行，確足以證明中日兩國共存大義之新關係，同時，日本亦須覺悟帝國主義在遠東之安定勢力之責任，一面誘導中國方面對其有誠意之國策，與以援助，而善處目前中日關係之重大轉機也。」

此種日本外交家的言辭，其所可注意的，第一是肯定現實，所謂「兩國間特殊關係」，所謂「即於現實之調整方法」，無非是友邦先以軍事造成現實局面，再以外交肯定現實局面的一貫方針。第二是責中國以誠意與實行。然而誠意要不由於單方的表示，溯自去年廣田外相於一月中旬之對華新外交政策，揭「不威脅不侵略，真正使中國立於對等地位獨立自主者」以來，中國當局亦曾如羅斯福的組織、言論、行爲，不遺餘力，在塘沽簽約時，學者如胡適之尚作「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將東四

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佔一尺一寸的土地。」的妄想，而竭力主張逆來順受。經濟提攜之倡導，中國朝野亦會忍痛贊同，進行協作，取締對日貨的抵制，優惠日貨進口的稅率，甚至於中國新興工業如製糖等，凡與日本產業相伴者，且寧願即以揚人，「誠意」至此，可謂無以復加，無如所得的報酬，是五月底之華北問題，十一月間之所謂自治活動，源源而來，方興未艾，主持有人，事實昭然，而日方並不反躬自省，懲戒破壞障礙中日親善的野心份子，居然仍以誠意責人，殊不自覺其言之滑稽，則外交上新局面之打開，中國雖有十二萬分誠意，亦復難言了！第三是「希望中國善用其勢力，對內促進自救統一，對外清算以夷制夷政策」云云，對於這一點，日本之所施我國，卻正有對對着的兩大政策。所謂希望中國自救與統一者，日方所持的是以華制華政策，東北扶植溥儀，華北扶植殷汝耕，此外可供利用，居為奇貨者正多，中國之自救與統一，自應為友邦所希望，而今所施於我者如是。至於外交，日本在東亞門羅主義的旗幟下，以為中國應一心依賴日本，並藉日本之宰割，而於中國對其他國家之關係，則無不持仇視的態度，過去於中國對國聯之合作，對美對英之經濟上之提攜，日本居間之態度如何？而日本人士又動輒以列強之不可與交相恫嚇，賢明學者如室伏高信，亦斤斤以「

不列顛的誘惑」所給予中國的苦楚相提示，外交家更擁着「反蘇聯赤化」的招牌，要中日共同防俄反赤，措詞之間，直似休戚相關的親密摯交，而自忘其地位，中英關係，年來友誼日見增進，而日本提示吾人不要忘記過去所喫的苦楚；蘇俄近年與中國恢復正常外交，亦無推遲侵略情事，而日本要求中國防禦排斥，然則中國以夷制夷的政策即屬非是，但真正給予我國喫苦最多，想要把中國成爲「祭壇上的豬羊」者，究竟是那一國？不斷進行侵略而急待於防禦者，又是那一國？

以外交方式調整中日關係，就原理說，自然是目前打開僵局之必要，不過這是雙方面的，而決不能只憑單方面的利害，中國目前對外的邦交，希望已低減到最小度，只要對於我們並不存有可怕野心，並不妨害我們國家的生存發展的，我們都竭誠願與之友好。限度既已到了最低，自然更不容有死而後已的時，我們還長到一個什麼呢？還需取奴婢膝來換取一個「美」的死亡嗎？

在調整中日關係中，日本外交家的言論，其責人忘己如是，會議進行中事實未來之展開，大致也可想而知。而況多重的日本，還正大有野心人士，願欲以中國之命運，供其建功立勳的目的物者，整個的日本真正態度，外交當局，豈未必足以代表呢？所以時局演變到目前的情勢，忍與其屈已從人談中日關係的調整，不若獨立的自主的重新確定對日的態度，否則，中日邦交，還容論嗎？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辦事處發行

第十九期

二月七日開獎

既助建設 又致富鉅

浙江皖鄂川六省總經理

大運公司

總經理 金廷孫

上海法界一〇七號
電話 五五八七

電報掛號 五八三六七

八月五五〇號

本公司特設

門市部 零條整張均有出售

函購部 當日回件附郵票壹角二分

存券無多 欲購從速



「大眾生活」的真面目

家良

在國事日益緊張的局面中，文化界也顯然有了激烈的反響，其重要的表現，在去年便是小型報紙的風起雲湧，紛紛把國難的消息用簡明的文字報告於讀者，在今年便有許多小型刊物的出現，都用着刺戟的姿態鼓起了有力的主張，於是一般人說，去年是「小報年」，今年是「週刊年」了！

這本是文化界活躍的好現象，在今日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正顯得熱烈的當兒，這許多報紙刊物的確都可開拓這沒落的文化界的。況且，報紙和刊物都能緊緊地抓住了轉瞬萬變的時間性，在知識界中正是感到萬分苦悶的當兒，有這許多小型刊物來發揮對於時局的批判和主張，自然是中國文化界方興未文的好現象。

但，當我把這許多新創的小型刊物做了一次檢閱以後，深深感到了一種恐懼，爲了這些刊物中果有少數正確的時論，但亦有許多走錯了路綫的論調，假使我也學一句人家的口頭禪，便是有的刊物已「給人家牽了鼻子」朝死路跑了，正使我不寒而慄。

先說大眾生活週刊吧，這是韜奮主編的。提起了韜奮這名字，大概有許多青年都有他的印象吧。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大眾生活的前身——生活週刊，也便是他得意的傑作所在。當「九一八」事件發生後，馬占山將軍苦戰於黑龍江頭的時候，他便激昂慷慨地發表了許多抗×主張，得到了讀者們熱烈的同情。在這樣的一個反帝高潮中，他不僅博得了廣大的讀者，並就將生活週刊的名義做募款援馬的工作了，那正在全國人心激昂鼎沸當兒，生活週刊的募款自然可以得到讀者們的贊助，於

是源源而來的大洋錢都匯集到韜奮手裏，當然他就把捐款按數寄匯馬將軍去了，可是祇爲了馬將軍抗×沒有貫徹到底，而生活週刊所收受的捐款却尚未全部匯出，於是便難爲了韜奮，要是他仍把捐款送給一個不抵抗了的將軍自然是不該，要是再把捐款送還募款人，好像又非韜奮先生所願，終於在這次募款以後，生活週刊便擴大而改爲××書店了，雖然生活週刊的壽命是在抗×聲中斷送了，可是韜奮先生却就此遠涉重洋，大做海外「寓公」，於是把莫斯科，柏林，巴黎，倫敦的市街都踏遍了，直到去年，他鑽了金，喝飽了洋水重新回到祖國，辦了這個生活的後身——大眾生活週刊。

這一段短短的事實，當還有給青年大眾所忘却的吧，在這裏爲了要介紹大眾生活和韜奮君的關係，我便率直地敘述了出來，雖屬舊事重提，但終有些回味的價值吧！

現在我們該把韜奮君的新結晶——大眾生活來探討一下了。在過去生活週刊時代的韜奮先生大概爲了尚未喝過洋水，所以他的言論還是口口聲聲的以「國家」爲念，除了崇拜民族英雄，擴張國家軍備，振刷國家政治的呼喚之外，好像還沒有「西化」，但當他去年從西伯利亞重返祖國以後，他在大眾生活上的言論却大不相同了，於是令我這個故人讀了韜奮先生的高論以後，也不禁爲之變色，我除了驚嘆韜奮先生思想的猛晉，態度的轉變以外，我祇能埋怨自己不能到莫斯科去廣一下眼界，見一點世面，否則我怎會這樣地落伍呢？所以我只得說，生活週刊是他前期的傑作所在，大眾生活是他後期的傑作所在了。

在大眾生活上，口口聲聲所說的「民族解放鬥

爭」果然非常動聽，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也費盡了心血，像煞有介事地在做着這運動的指導者，戰滿了學生救亡運動的意義啦，組織啦，宣傳啦，聯合戰綫啦，但它所告訴給大眾的，祇是鼓動羣衆組織什麼「突擊團」，名義上要這些「突擊團」做大衆的先鋒，但打開天窗說亮話，這種「突擊團」除了可以破壞真實的「大眾」步伐，來實現「赤色噱頭們」理想的陰謀以外，請問「突擊團」團員既無武器，又如何來做民族解放的先鋒？要是在真實的「大眾」隊伍中，要「突擊團」的少數人來做先鋒，而這些團員在沒有走上火綫以前，已給別人牽了鼻子「拉」走了，不僅這大眾的隊伍就要破壞，還怕這種「突擊團」還要「突擊」到自己大眾的隊伍裏來呢？那麼不管怎樣嚴密的組織救亡聯合戰綫，還是自己的鼻子先給「赤色噱頭」們拉了去，那麼再談得到什麼「民族解放鬥爭」？

其次，再看到大眾生活上所載的「寒假期內研究工作」中所介紹的理論，究是些什麼？關於哲學便以「唯物論的辯證法」爲原則，祇可惜它還沒有開列一本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來做基礎讀本，但我聽在「書目函索即寄」的附言中自可補救的了。其他所介紹的如蘇聯作家波格達諾夫的經濟科學大綱啦，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也，甚至赤色文學生死場、鐵流等許多譯作，差不多每一種科學和文學的著作非從赤色國聯搬來不可，否則，大眾的意識形態恐怕都要腐化了，落伍了，不能救亡了，大眾便祇有「給赤色噱頭牽着身子」朝死路去，那麼才能解放民族，才能做一個「大蘇維埃國家」的自自由「順民」吧？哈哈，大眾生活原來要叫「大眾」這樣的「生活」呵！

我正替韜奮君惋惜，以韜奮伶利的筆調，明晰的頭腦，到今天竟會這樣的「出賣」自己，「出賣」大眾，但還是口口聲聲的喚着民族解放鬥爭，原來祇是給「赤鬼」們做個小小的「噱頭」而已！

日本大選前夜之各黨爭奪戰

雲 漢

日本的上屆參議員現已滿任，地方選舉亦由岡田內閣的選舉修正運動的策略下辦理完畢了。參議員的選舉在三個月中就要舉行，現在正是日本各黨派活躍得最利害的時候，其間旗鼓相當之勢的，不容設當然是政友會和民政黨了。現在我們隨便在那條街上走，到處可看到「赤心一票」，「選舉修正」等類大字標語和各黨的活動情形，形形色色，熱鬧已極。

在講大選之前。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現任的岡田內閣。岡田本來是一位海軍大將，而且在海軍界亦並不算資格怎樣老，這次的出任內閣完全是齋藤前內閣和牧野伯爵等幫了他的忙。岡田內閣的出現，是用着舉國一致的名義出現的。但是實際呢，背後是民政黨支持的。因之岡田內閣就任後，政友會方面入閣的就只有末次、山崎、內田三個，因此引起了政友會的不滿，結果岡田內閣名義上雖始終是混合內閣，實際上完全變成了民政黨的內閣。而政友會却放棄了舉國一致的前議，處處和岡田內閣反對，後來政友會爲了壯自己的聲勢起見，實際上又和軍部的勢力連絡起來，以和實際上的民政黨內閣鬭爭。最近軍部爲了美濃部達吉博士的憲法學說問題對

岡田內閣猛力進攻，政友會也利用了這個問題附爲聲援，因之有一部份評論家認爲政友會的此次鬭爭所引用的策略是太不擇手段，因爲美濃部的憲法學說說的是擁護議會政治的，而軍部的主張則對議會政治是很不利的打擊，以一個政黨而打擊議會政治，說來原也是有些笑話的，但畢竟爲了關係太大的政爭，也就管不得這許多了。

這屆的內閣既是實際上爲民政黨所支持，而爲政友會所攻擊的，因之在此大選時，據傳是做了很多與民政黨有利的工作的。所謂選舉修正運動，聽說是給與了民政黨很多便利，但是這次地方選舉的結果，政友會當選的是六五八八八，民政黨當選的是六一九人，比之上屆選舉，政友會是增加了二三人，而民政黨反是減少了一八三人，這次地方選舉中，除了民政黨和政友兩大巨黨外，左派的無產黨（社會民主黨色彩的）是得了三二席，比之上次選舉所得的十七席是增加了十五人，這個所以如此發展的緣故，完全是因爲日本工農生活日趨困苦，因之對無產黨發生興趣的關係，我們別看三二席和政友，民政兩黨比是微乎其微，在一個妨礙多而活動費無着的無產黨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只把右派極端國家主義思想的國民同盟來看，他們在許多優良環境之中，

所得之席，只有三十一，反在無產黨之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從這次府縣選舉的形勢和近日政友會活躍的情形看來，很多人認爲這次選舉政友會是很有占得鰲頭之望的。政友會爲競得下次議院中的首位起見，於今天已成立了選舉的委員會，並在總裁鈴木第開了會議，討論競選的對策，委員會爲十一人，連鈴木總裁是十二個。十一個委員的名單是：久原、山來、鳩山、前田、川村、濱田、中島、島田、松野、山本條等。在下次的選舉中，他們提出了三百名候選人，依他們的預算是當選兩百四十名，在選舉的前夜，他們努力着的是內閣的解散，照着現在參議會席數算起來，內閣解散案的必被通過是毫無問題的。因此這幾天現內閣方面的主要人物，也奔波得非常利害，尤其是大藏省方面爲了下年度預算的通過和選舉費的承認，更是十分忙著，民政黨方面，因爲是事實上的在朝黨，因之他們此次對選舉的競爭，有現存可以指揮的許多機關在暗中幫忙，所以他們表面上的活動，反不見十分利害，其他的小黨如左翼的無產黨，雖然他們地方選舉只得三十二席，但是據前幾天無產黨中主要的社會大眾黨的麻生書記長談話，則爲頗有產生十幾席的預算，照一般情形看來，這

個數目是一種理想，但是也不至於會完全失敗的，因之該黨近來也是活動得非常利害。但是因爲資金缺乏的原故，事情的進行到底是很滯鈍的，所以在外而一般看得見的動作上，無產黨所做到的只是解散內閣的要求宣傳，和麻生書記長在報紙上發表幾次政見的談話而已。極端國家主義的國民同盟，近來雖也有相當活動，但該黨的活躍比之非常時期初喊出時已差得多了，除了偶然看見有零星的標語式的皇國日本精神的宣傳和發了一次解散內閣要求的意見外，較有規模的活

政友會選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攝影



動很少見，大概因為這次府縣選舉競爭的未能如意，同時有許多人在此時期陸續脫黨的原故，因之精神已較為渙散吧？該黨到現在也尚未發表競選的人數，四月間的選舉能夠有多少席，結果很難預料，大概最多是仍和無產黨相伯仲吧？但這話也是很難講得定，不過不會有什麼理想成績，是可以斷言的。其他各派的人數，照地方選舉的席次來看，總共只有三十二個人，當然在總選舉中更難談到如何活

寒天的日本生活

行之

動，中立派在地方選舉中計有一五三人，本來是個很大的努力，但是因為無組織的關係，在四月間的總選舉中，也不見有什麼系統的活動做出來。在這次日本選舉的競爭中，政黨的興高彩烈，雖不減往昔，但人民好像比從前冷淡了許多，怎麼來解釋這情景呢？有人說：人民對現政治的失望，恐怕是離題不遠的話吧。

一、十五、夜、東京。

寒天是一年歲末年頭的交替。因之非但在天氣的變異上給與了人一種異樣的感覺，而時間的交替上也給與了人一種新的刺激。雖然這種刺激因着各人的環境關係有着辛辣苦辣的不同，但是總是在平常所感覺以外的，跟着這種刺激的需求，於是在人們的生活的形式上也起了一種新的變化，這種人類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不受什麼種族的顏色，和國境的界線所限制的。

今年寒天我第一次在異國日本的首都東京度着了，在這裏所見到的有許多不是我們國內所能知道的，現在把較為有趣的寫些下來，以給我們為國難發着愁，發着奮的讀者們，領略些異國情味，但這裏所寫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狀況和社會活動情形，一切大的事情預備留待後頭慢慢的寫。

日本的寒天的氣候，大概是和我們國內差不多，特別是在東北一帶，在那裏今年已下過了頂大的雪，雪高盈丈，據說是五十年來所未有的大雪。東京比之上海是冷些，像這幾天每天都是零下幾度，今天的氣候是零下六度，但是房子裏的氣候，就冷得利害了，因為他的窗壁又薄又空，窗是兩大扇薄薄的大玻璃，括風的時候吹得珊瑚發響，門呢？更糟糕了，是用薄紙糊的，而且又閉不密，括起風來

，非但門上糊的紙發出可怕的怪聲，有時冷得風還要刺激得你不敢把頭伸出窗外來。地上呢？是草做的，而且在房子裏又不能穿鞋的，在滴水成冰的時候，赤着腳踏在席子上，味道如何，想讀者諸君也不難想像得出的了。而且早晨出來洗臉問題更大了，有些地方房東是預備好一些熱水的，有些地方的房東，除冰到不能取水的時候，他給你燒水，不然就不客氣了，捧着帶了冰塊的手巾往臉上抹，味道真有些像吃辣醬。

日本的房子說他不好吧，到很簡單整潔：說他好吧，那末夏天的熱和秋天的冷真夠你受用。沒有來過日本的人，要想像日本的房子是很容易的，刻薄的想，真好像我們中國燒給鬼的所謂庫房。以我來講，在國內的時候，從來也沒有生過凍瘡，但是在這裏却不行，現在腳上爛了三處了，在家裏坐着讀書時倒不覺得，一天亮把爛腳裝在皮鞋裏去上課，這味道真不好受。在這種新的經驗的遭遇之下，我又不得不佩服那小姐們了，她們雖滿腳爛得像梅花，但走起路來，還是這樣挺有樣子的。

跑上馬路，情形就更糟了，日本的馬路上非但風特別括得大，使你沒有辦法，非買上一付像上海給狗套的嘴罩不可，而且日本人還有一種奇怪的脾

勞圃隨筆 卓杲

常言道：江湖一點訣，莫對妻兒說，若對妻兒說，飯也沒得吃。男子在社會上混飯吃，對於職務，當然有三分秘密，不能給人家知道。這秘密，切不可向家裏的婦人孩子談起，因為被婦人孩子知道了，往往不把這事情看得重，向外人胡言亂道，秘密一公開，事業就失敗了。假使婦人孩子，不把這秘密向外人亂道，自己拿來利用他，雖然可以得益，結果，也是會把男子的事業弄壞的。

賭錢，本來不是好事情，所以禁止的；但是每逢新年裏，可以不禁賭，這並不是叫人把賭錢，却另有一種意思。娛樂的東西很多，何必還要不其的東西？因為賭是一種測度的要具。新年裏，新交的朋友，一定很多，所以以此可以把賭來測驗，誰可以變？誰不可變？一個人的短處，在平常時候，他自己會隱隱起來，使人看不出來；但在賭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竟會顯露出他的劣根性來了，所以用賭來選擇朋友，真是如見其肺肝然，再巧妙也沒有。

忙的人，羨慕閑的人；閑的人，羨慕忙的人。忙的人一天到晚，被事務鬧得頭昏眼花，心裏總想：我有一天，能夠不做事情，那真是幸福；但為生計所迫，那裏辦得到？閑的人相反，一天到晚，兀自閑着，他見忙的人終日勞動，真是有趣，常想，我能夠有一天，也找到一些事情做，那真是幸福。但不景氣的今日，找事情做，談何容易？我覺得：絕對的忙和絕對的閑，都不好，應當要調和牠。忙的人，為自己的身體精神計，不能不提出一些時間來，安慰自己的身心；很閑的人，所謂閑居為不善，容易做壞事情，也應當為自己的身體精神計，去運動身體，並且可以得到精神的愉快。

氣，他們喜歡把水倒在馬路上，本來這種情形在國內夏天是很普通的，但冬天却是絕對沒有的事情，這裏却差不多每家都有此種習慣，有幾條比較利害一些的馬路上，簡直倒得像冰池，我們的皮鞋爲了經濟起見，又都是上釘子的，穿着這種皮鞋走在這種冰上，真有些像溜冰場，可惜我是不會溜冰的，不然機會到並不壞。還有一種奇觀是當你走過一條馬路時總可以看見很多人家門口堆了一大堆的木柴在燒，有些像我們鄉下放野火的神氣。

還有冬天的洗澡，在日本的問題也很大，講到洗澡，我們在國內的時候，即使在冬天，也是很舒適的事，因爲浴室的設備非但很夠你適意，而且空氣也比普通人家要暖上幾倍；但是日本的情形却不同，洗澡間裏既有屋頂上的冷水時常滴在身上的難受，而且在外面換衣服的一間，連火爐也沒有，你想脫得精赤條條，在沒有火爐的、外面括着西北風的房子裏的光景，該是如何的難受啊！但是在這樣冷的天氣，日本社會方面的活動情況却更其熱鬧了。當然這話是指社會上的某一部份人來講的，許多饑寒交迫的人，只有束緊着褲帶發抖是他們的「熱鬧」。

在冷天日本普通盛行的是打鍵子，他們的鍵子和普通博士所提倡不同，完全是用手來打的，情形好像我國古畫裏所看到的一樣。尤其是日本少女穿了蝴蝶樣的衣裳，打來更別有

風趣。其次非常普遍的是溜冰，近來全國的青年男女，差不多對於此道好壞總是會來幾下的。其他像雪地的遠足，在大學校裏非常盛行，他們非但跑到常年積雪的富士山頂去，而且還要跑到蒙古和我們的東四省，報上天鼓吹着這類的新聞，和登載着此項照片，而且在半途被凍壞，甚至凍死的人也時有所聞，但是因此更引起了年青人英雄好勝的心理，所以此風非但不因危險稍殺，反而一天天的盛起來。還有拳圍在日本的冬天也非常盛行，他們叫這種拳圍的名稱是「大相撲」，「大相撲」大概都是在戲院子裏舉行的，而且票子也買得非常貴，大概較爲有名的場所票價至少也得要一元以上，他們相撲的花樣非常多，有什「押出」，「突倒」，「打棄」，「小技術」，「突放」，「上手投」等等數十種之多，相撲時男女均可參加，而且一律是赤裸裸的，關於這個事情日本一位很有名的評論家叫長川谷如是的，他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是野蠻遺風，其實這世界根本就是野蠻的世界，非但這些拳圍士，赤裸裸的像鬮牛一樣的肉搏是野蠻，天天穿着紳士禮服，而時時計劃着掠奪人肥己的人，豈不野蠻而更甚於千萬倍？！

本來女人在日本，是沒有地位的，往往很多無聊的男子常在女人面前裝着十足的神氣，但是不知道爲什麼相撲的時候，他們又大家這樣一絲不掛的打起來了呢？這也是很難理解的。

浙江興業銀行

服務二十八年來之

總行 上海北京路二三〇號
分行 通設全國各大商埠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儲蓄)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創辦年月)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間開業
(地址) 上海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上海南京路八十四號 電話八二五〇七・〇八
上海江西路四八號 電話二二〇七・〇八
上海福州路八五號 電話三〇八四九
上海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轉角 電話三〇八四九
南京分行 楊公井 電話三〇八四九
南京下關分行 楊公井 電話三〇八四九
南京浦口分行 楊公井 電話三〇八四九
漢口分行 楊公井 電話三〇八四九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特約代理處行

徵稿

1. 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2. 來稿請寫於原稿紙上，字跡勿十分潦草。
3. 投稿者必須附有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4. 來稿一經刊載，酌給稿費，每千字一元至三元；畫稿每張三角至二元。
5. 來稿編者有增刪之權，不願者應請註明。
6. 來稿如不附足郵票，則不予刊載時，概不退還。
7. 來稿請逕寄上海城內西倉橋街二十一號新人週刊編輯部。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漫談

從鎗斃大學生說到大學教育

達生

空前未有的「大學生行劫」案，已在本刊二卷二十期把這犯罪心理和環境討論過了，現今這三位大學生已給浙江軍警當局執行鎗斃，這裏，並不想來做一篇過場的文章，也不想做一篇應時的漫談，祇是，這件綁架案不能再和一般的盜案相比，這裏的主人公是會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所謂「社會柱石，國家棟樑」的大學生而犯罪鎗斃，豈可輕易忽視的嗎？

在這三位大學生臨刑的當兒，曾大聲叫着：「新聞記者有在這裏嗎？我要發表遺言，各位同胞，我們要永別了，我希望你們，切不要像我一樣，將生命犧牲在女色金錢上！」這幾句話，便是這三位罪犯的懺悔了，他們覺悟了自己是犧牲在「女色金錢」上，正和我上次在「大學生行劫」一文中所說的一樣。

但是，「女色」和「金錢」豈祇是這三位大學生所迷戀，其實，所有的青年人，中年人，以至老年人，誰都要迷戀於「女色」和「金錢」，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不要說，二十多歲的青年會談戀愛，就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兒也要娶個年輕的姑娘呢，那麼「女色」的追求還不是每一個男人的要求？至於「金錢」，那更是現今社會的支配者，在資本主義尖銳化的都市中，金錢的萬能更是彰彰明甚的事，那麼「金錢」的追求又豈是這三位大學生而已。

所以，我以為，「女色」和「金錢」雖構成了這三位大學生犯罪的動機，但決不是「女色」和「金錢」便毒害了這三位好好的青年學生。倘使，「女色」和「金錢」便是犯罪的毒品，那麼為什麼這社會並不是天天鬧着犧牲於「女色金錢」的案子呢？為什麼每

一個男人都迷戀於「女色金錢」而並沒有都犯了像那三位大學生的罪呢？可是，因迷戀於「女色金錢」而終於犧牲了的，却是這三位堂堂的大學生了！

我們既不能把他們歸咎於「女色金錢」，那麼他們又怎會犧牲了自己呢？這便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修養的問題。大多數的男人，果然都喜歡「女色」，可是他們都能夠明白自己的環境是不是可以隨便和一個女子發生某種的關係，在自己審慎的考慮之下，爲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地位，便再不會很隨便地給「女色」所迷戀而至犧牲，這便對自己深深地有了「修養」的人，便不會任意的衝動，而至誤入陷阱，但這三位大學生生活的放浪，在他們的口供中便可以知道了，挾妓出遊，玩咖啡店，跳舞，種種的私生活都緊鎖在「女色」的牢籠裏，但他們始終不曾覺悟，不曾悔過——直至臨刑時才說「迷戀女色」！這正足以證明今日中國的大學教育對於一般青年學生的人格修養太不注意了。

「金錢」的遺孽，知識份子應該有所認識的了，不管是讀文科的，理科的，社會科學的，都應該切實地研究，如何打破資本主義者的壓榨，如何謀得大眾經濟基礎的建立，這些正該是知識份子在研究學問時所時刻要注意的根本問題，然而，這三位大學生在體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以後，並不能用自己的知力來打破這資本主義的壓榨，却也把自己做了資本主義下的犧牲者，這豈是會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所該走的邪路呵！

所以，這三位大學生並不是犧牲於「女色金錢」，而是犧牲於沒有修養，無論對於自己的人格，對於自己的學業，都沒有着力於修養，而終於白白的

犧牲了，但我們還不能祇歸咎於這三位大學生本身的沒有修養，而更該進一步地認識這當代的大學教育是在一條可怕的危險綫上，假使我們僅詛咒大學教育沒有修養還是不夠的，更該警覺今日大學教育的當局應怎樣改進教育的效果。否則，這三位大學生的犧牲事小，以後無窮盡的大學生的犧牲才更可怕了！況且，在現今大學生的隊伍中，正有少多少少的青年在煩悶着，同樣的也煩悶於「女色金錢」的不能滿足，同樣的也要進一步地陰謀許多可怕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慾望，那麼這一種可怕的醞釀又該歸咎於誰呢？

我們不能祇是歸咎於大學生，我們要求清算今日的大學教育！我們不能長此苟同國家的嚴刑峻法來鎗斃，我們要求國家教育最高權威的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和各學校當局的反省，自劾！

在如今中國的大學生，正是太可憐了，他們所受的大學教育祇有兩種，商業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在一般私立大學中，祇爲了商業主義的剩餘價值的獲得，於是把一般大學生當做了財神，至於大學生人格的修養，學業的研究，那裏再能管得了！於是造成了這一般唯「金錢女色」是圖的校長，教授和無窮的大學生。至於一般公立的大學，又像衙門一般做着例行公事，校長祇圖引用私人，浪用公帑，教授只知亂話一番，以賺得薪水爲了事，那管得了什麼人格的修養，於是在官僚主義的教育下，也便產生了一般不顧廉恥的大學生而已。

於是在商業主義和官僚主義掌握下的大學教育，便造成了這一般唯利是圖的急色兒，甚至當大盜，做綁匪，殺人，強姦，無所不爲的勾當便活躍於社會，而社會却祇會詛咒大學生，而沒有認清了今日大學教育的真面目！

所以，三位大學生的鎗斃，並沒有鎗斃了真正的罪犯，而我們要求澈底清算這醞釀的大學教育！鎗斃這醞釀的大學教育！這責任，上至教育部，下至學校內的教職員，都應負起這責任來的！

短劍 寒梅

到了現在，中國的思想界究竟進步呢還是退步，誰也不能肯定吧！譬如說：提起了學生救亡運動，勸學生讀書的，便給人稱爲漢奸，毒害青年的思想；勸學生請願遊行的，便自命爲革命而前進了。

請願遊行救得了中國嗎？當然誰都明白其後果之何若；讀書是不是救國的根本辦法呢？誰都也明白其沒有錯誤，而問題就是在讀那種書而已！然而所謂中國的思想界，對於這一點還不能一致。

有人說：寒假開學後，學生運動恐怕要鬧起來的，也許比以前還要激烈呢！關於這一點，真不想再多說話了，因爲知識份子偏要往絕路上跑，還有何話可說呢？

向民衆宣傳帝國主義者的罪惡吧，那我覺得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民衆的認識與估計完全錯誤了！國難到此地步，早經老少皆知，婦孺咸曉，難道還等你們去宣傳嗎？然而一般所謂前進的刊物，自命領導大眾的刊物，還斤斤以此爲國難時期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且還沾沾自喜呢！

假定嚴正地告訴知識份子，現在

民衆所需要的是戰時常識，那麼可憐這一般知識份子，也是開炮火而奔命不違的！

「大眾，起來吧！」「大眾，起來吧！」究竟怎樣起來呢？起來了幹什麼呢？聽的人固然不知道，喊的人也是不知道，在國難深重到如此地步，還是自己欺騙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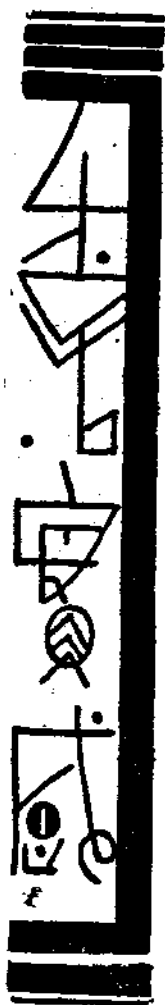
聰明人是死不完的，九一八時，馬占山將軍的抗日，大家踴躍輸將，結果給人家拿了抗日捐去開設了一片書局；現在又在捐什麼救國捐了，那麼第二第三片書局又可藉國難而完成，恭喜發財，中國人的聰明，老是可流芳百世的！

愚蠢的中國人是買航空獎券，聰明的中國人買「國難獎券」，好的，同樣是恭喜發財！

章乃器主張停止動盪，共同抗，恐怕爾詐我虞，主張由大眾推代表居間監視，哈哈，弄筆幹兒的人什麼都有辦法，我就推舉章乃器去勉任艱鉅，毋負大眾的厚望吧！

原 來 如 此





我做了十天司書

張楚囚

學校放了暑假我搬回家里的第二天晚上，年逾花甲、齒落髮白的爸爸對我說：「你下半年不要再讀書了，這不是我不肯給你完成中學學業，實在是無法可想了。你哥哥因南洋市面不景氣，以致生意失敗，無錢寄回來，我教書賺不了多少錢，維持家用尚感困難，怎能負擔你讀書的費用？你暫時還是出來謀生，待有機會時，再來繼續進學不遲啦。這是你爸爸的苦衷，汝要明白啊！」

這對於我是一個大打擊，當時曾想提出抗議，但我的理智不容許我這樣做。自己心里只有抱怨生不逢辰，命途多舛，祇有在午夜暗自流淚罷了。

我覺得在家里困守，還不如做小學教師吧。除此以外，我又有什么可做、能做的呢？如果這樣，不是走着爸爸已走過的死路麼？終於和爸爸商量，情願費到C市去碰一碰運氣。

到了C市，適有許多官費學校招生，我便不管三七廿一去報名投考，可是都因我恐高度近視，接二連三的失敗了，白白花了十餘元報名費。因此不得不棄城西跑去託人謀個噉飯之地，結果僥倖得着一個很沒出息的劣等差事，軍官訓練班的准尉司書。其實即是錄事。月薪僅小洋三十元，伙食在內

，並無津貼。

我是初出茅廬到社會上辦事的青年，自然還帶着濃厚的書生氣味，沒有懂得甚麼「處世哲學」，一般同事都以白眼相加，說我是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媽的！甚至勤務兵，有時也會來打趣我，奚落我呢。

這抄寫工作，煞是麻煩的，沒事時，閒得半死；有事時，忙得要命，星夜趕抄布告公文，也是常有的事。

我年幼時很懶寫字，所以如今字寫得醜陋不堪，東歪西斜，羞見他人，若不是有熟人——我的族叔，軍官訓練班的中校教官。——做護身符，怎能在那里混呢？

過慣了學校生活的我，對於階級嚴厲的、紀律化的軍隊生活，是感着萬分不自由的，很想馬上離開，可是一想到吃飯問題，又不得不暫時屈服了。

軍官訓練班的一切事務，多由「教育長管理，據說他是河北人，北京大學文科畢業，他的相貌猙獰可怕，滿面橫肉，上嘴唇留着日本鬚，身材高大，老是威風凜凜，眼睛大得像伽藍菩薩的一般，大家都很怕他，特贈他一個綽號「老虎」、你常常輕

當陽舟上

佩葦

——從海濱演說者故入——
過了沙市，漸漸地有着四川風味了。高的山大的谷，多麼雄偉啊！我和牠已經隔別兩年了，舊雨重逢，我將怎樣向他致敬！

因為坐的是日本船，自己總覺得要小樣些，所以不大出去，常常把自己關在艙裏。今天早晨偶爾跑到甲板上去看，迷濛的曉霧，籠罩在江面上，無數的帆船，點綴各處，朝陽像新出浴的美人，嬌羞的掛在天上；又像一個蛋黃，浸在淺藍色的玻璃盤裏。我浴在美人的大自然裏，簡直忘懷了一切，可惜我不是詩人，否則也可以寫一點美麗的詩篇給你們瞧呢！

下午，我又站在甲板上，只見河身愈走愈狹了，竹籬茅舍，稀稀落落地陳列在兩岸上。我不禁想起了鄉思，想我的故鄉也是這樣，於是我反復地吟着古人一首詞：「枯藤，老樹，昏鴉，板橋，流水，人語。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我沒有帶多的書來，整天的讀着新人第一卷合訂本，倒也替我解除去不少的寂寞。有些人不知是一本甚麼書，常常在我出去的時候，偷偷的跑來看，我一回來，他們又都走開了。無聊之至！這一般人。

這船上的茶房，是有「幫」的，外人不容易插進來，他們有領班，有會計，客人給的酒錢，這兩位領袖要多得一股，其餘每人照分。還有茶房的茶房——小夥計——竟連分一文的資格也沒有，但他做的事情，比任何茶房都繁重，這社會總是這樣，拿錢多的，事情也越少，做苦力的，有時還要餓肚子呢。太矛盾了，這個社會。

到了宜昌，我不管三七廿一的跳上了民享，我實在不能再悶在那日本船上了。可是這船太小了，簡直連放舖蓋的地方都沒有，十八個房艙位子，早已賣了廿二個客人，其餘的連坐位也沒有。箱子、網籃，塞得連走路的人都沒有了，假若你們搭過上海輪渡的話，當可想像得到這船的大小。

手輕腳的來查閱下級職員的我們。倘有早晨早起，被褥鋪得不整齊，或地板上有生果皮及花生殼之類，那他就毫不留情當面大聲的斥責你。

一天上午，我在房間里看小說，正感興趣濃郁的當兒，勤務兵氣喘喘的跑來說，書記長有事叫我，當時我有點害怕，心里想不知是否自己做錯了事。

「書記長！你叫有什末事？」我行了禮後，細聲地問。

「這個公文你拿去抄，字要寫得端正些。」書記長是這末溫和地說，我的緊張的心頭，總算鬆了一下。

「聽懂了嗎？」一個很大的霹靂，從我的背後發出，嚇得我跳了起來，回頭一看，見是老虎教育長，心扉中真像七個吊桶上，八個吊桶下的忐忑不安。

「懂……了……了……」我囁囁說。

「這里是不許吃白飯的，你如果敢不來，你得立刻滾！」老虎教育長毫不留情向我示威，我祇得

低頭默不作聲，由他去罵，假如當時有地洞的話，我情願鑽進去啊！

經了他的惡罵，我滿臉通紅，當我恭恭敬敬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後，就退出了辦公廳，回到自己的房裏，氣憤極了，難過極了，以為不是甚末好缺，更要無端飽受人家的烏氣，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難道老子希罕這小小的鬼差事而低首下心嗎？隨即向我的族叔辭差，請他另找人家代替，他雖是好意慰留我，勸我做要忍耐，不可逞一時的意氣而丟掉飯碗，然而我還是搬着簡單的行李跑了。

統計我在那里做事，不多不少，恰巧十天，事有勤勞服侍，肉體上並無半點痛苦，可是精神上却受了莫大的打擊和創傷。

這樣，我就雜在失業羣中流浪在街頭上了。在不景氣籠罩下的社會，找事做是多末的困難呀！沒有辦法，只得離開外表繁華而實醜的都市，跑回貧困的家鄉來了。

唉！現在我是一個不生產的寄生蟲呀！

本刊第二卷上冊精裝合訂本發售預約

——二月八日起二月底截止——

特點
1. 二卷一期至二十五期之新人畫報，一併裝釘在內，精美異常。
2. 編製總目錄於卷首，翻閱至爲便利。

| | |
|---------|---------|
| 原價 | 特價 |
| 國內 一元二角 | 國內 一元 |
| 國外 一元四角 | 國外 一元二角 |

——准於三月十二日出版，欲定從速——

爲了牠不能在奉節停船，所以買了萬縣的票子，也只多花四塊錢。交通不便啊，給了我們多少的麻煩，這船上裝了三部開山機，是預備回去修公路的。也好，以後或許再不致說「蜀道難」吧！由宜昌開始上行，水急舟小，震動得很利害，就像是睡搖籃一樣。

進了西陵峽，山更秀了。經過一重山，又是一重山；好像已是山窮水盡了，忽然又見高山聳立，河水如帶的掛在山的下面。

過葉灘，船不能前進了。反而在向後退，因爲馬力不足，需要人工來「絞灘」，於是船上丟了一根繩子給岸上專門絞灘的人，他們拉着繩子，去套在石頭上面，讓船上的人自己用機器將繩子繞轉來，這樣差不多經過半點多鐘，才安然脫險。絞灘的也有他們的首領，會到船上要錢的，每次都是一百六十塊，外國船照例加倍，因爲這不是全年都有事，不過是在水枯的幾個月，所以他們要這樣高的代價。

由葉灘上去，我一直立在甲板上，有許多小的山峯，倚在大山旁邊，尖端蓋着白雲，曉霧籠罩着，這時恰巧有一軍人在那邊吹起口琴來，盡是些幽美的調子。當時我會胡謔了幾首打油詩，現在就寫在下面吧：

遙寄申江諸故人
山高水急小舟中，
東望故人聊寄語，
身入巫山峽外峽，
歸心似箭行何慢，
十二峯高對兩岸，
江水默流離我去，
入水如飛離我近，
峯迴路轉不見家。

別緒和返家時的情形吧。春風起時再見啊！

藝文

陳家莊的騷動

吳復原

夜快要來了，一陣夕陽的餘輝漸漸放出異常的光彩，慢慢從飄浮的鉛色的雲裏移動，透出輝煌和斑斕的顏色，一陣傍晚的粗野音樂，從林叢的開口伸出，驚動着這些光彩的調和，開了蕭瑟的秋風的圓動。

這時候，夜影的浮動，從山峯，從濃霧，都照得那麼清楚，那些村落的青煙由屋頂冒出，裏裏的消散了，一陣啾啾的鳥聲，那樣撲撲然鑽進樹林裏，轉了頭似乎要睡去。

那些因勞動而疲倦睡去的農民，在寂靜的黑夜中，似乎被那些聲音的紛擾，漸漸懷疑而睜開眼睛，從遠而近的馬蹄聲也不斷地送上了來，那些跑着崎嶇山路的民族鬥爭的戰士，越跌越一陣，呼吸也越急促一陣，偶爾聽着狼嗥的聲音，冷氣亂撲他們的臉，他們的影子似乎快要被黑暗吞噬下去，可是他們那驚人的精神是噴發出來了。

山上有一隊反帝的義勇軍，人數是三百多個，他們是在陳家莊一帶自動組織起來的，裏面的人物：有學生、工人、農民、團丁，他們爲了愛護祖國，爲了民族解放，不怕狂風暴雨，不怕猛烈太陽，不怕飛機炸彈的襲擊，忍住飢餓，忍住寒冷，集中思想，堅定意志，這赤裸裸的一顆心，這精神奔奔向帝國主義搏鬥！

「前進！爬過一山就得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叫。

隊長帶着雪白的指揮刀，在岩石上鏘鏘的響着，看他樣子，固然沉默不動，可是他的精神，那麼雄糾糾，一會兒不一陣光輝在他臉上浮上了來，他

，又熱情又沉着這麼說：

「同志們，敵人要我們的土地，我們要反抗！衝前去！」

夜越深了，天空佈滿黑雲，大地上籠罩着一層層的白霧，那崢嶸的山峯，那田野的禾場，完全是一幅陰沉沉的樣子，沒有聲音，沒有動靜，也沒有風。

從對面的山上，漸漸透來幾下槍聲，噙噙作響，這槍聲惹動哨兵馬龍的注意，他在黑夜中，拿了槍，做一個描準的姿勢，緊緊的抓着鐵舌那傢伙，他雖然摸不清什麼東西，看不到人影，可是精神那樣活潑，思想那樣堅固，他毫不猶豫地猜到這是敵人的示威，他也立刻放了一槍，同志們見了動靜，個個都活躍起來，隊長呢，沒有一點愉悅，那麼冷靜發了命令：

「同志們！從山後前進！」

敵人的槍聲漸發漸密，霧也越濃起來，可是到了天亮，敵人的槍聲由稀微而停止，連那些影子都不知閃到那裏去了。

鮮紅的朝日升上來，一陣陣的曉風，搖動樹葉，息索息索地，那些白霧漸漸在陽光中消散了，小鳥們的咕噪，遠的，近的，都很令人悅耳。到了中午，一陣猛烈的風忽然捲了起來，吹動着隊長的軍帽，田溝裏的青蛙似乎那麼焦苦的叫，遠遠的一簇簇的茅屋，冒着青煙，不時送來一陣殘留的雞啼聲。

「媽的，狗養的東西，就怕老子了！」阿金挺着胸，鬮着嘴巴。

「選材，你想你的未婚妻嗎？」裏堅打了譚。

「她嗎？……」他冷冷說。

「有了未婚妻，那是多麼可愛呀！」大家顯出狡猾的微笑。

「什……麼」根生在選材的背後溜着眼睛。

他們拔隊到了松口鎮。松口鎮自從被敵人用飛機的炸彈燒燬後，完全變了樣，從遠到近，全是一片荒蕪的土地，看不到像樣的屋子，只是那些倒塌下來的瓦瓦敗磚，一切模糊，一切極目荒涼，分辨不出有什麼光彩。有時雖然聽到一陣微弱的聲音，也像死人一樣的嘆息，往日喜歡狂吠的狗，也不知道拖了尾巴跑到那裏去？喔喔的雞啼聲，也在黑夜中消失了，屋頂全靜透的，沒有冒出一絲煙。田野呢，看去是一片灰色，沒有鳥兒，沒有綠水，也沒有人的足跡，有時一陣風吹了來，不像往日那樣的狂嘯，銀河的星也似乎懶懶閉着眼睛，那黑壓壓的角落，浮上一陣陣哀叫的聲音：

「孩子呀！你：那裏去？爸爸！誰：誰殺了你？天呀！我的家？……我的國家呢？」

「邱老伯！什麼聲音？」王五縮着頸子，顫動說。

「劉子手：那帝國主義的屠殺我們的同胞！」他摸摸自己的鬍子，怒憤憤說。

從殘破乾枯的樹林裏，騎在馬上的阿金，勒住馬，慢慢地跳下來，隨後就有一陣馬蹄聲，搖動着樹枝，那些塵土隨了馬蹄聲從地上飛揚起來，在空中兜了一個圓圈，他的肚子似乎有點餓了，從黎明到現在，騎了馬，探着路，沒有吃一點東西，看樣子，他似乎飢餓極了。這時候，他很想吃些蕃薯，可是田野是荒蕪了，有什麼生蕃薯好吃呢？他口渴極了，跑到溪邊喝着不大清爽的水，迅速地上馬疾馳去了，忽然在背後有一個瘦弱的中年人飛也似的跑上了來，他喘着氣，揮着手，樣子快要跌下去

了，響着啞了的聲音。

「……有許多×鬼子在金城，要……」

阿金聽了這些話，一時氣急龜來，可是他忽然沉默下去，隨後就慢吞吞說：

「金城離此多遠？」

「三十多里」。他呼出一口氣，「我跟了你們去，不過我自己會認路的。」

「你上馬，好嗎？」阿金似乎要跳下馬來。

「不，你走罷。」他埋頭從樹林裏跑去。

阿金策着馬從彎曲的路上疾跑過去，他聽着王五抱着頭，坐在路傍打瞌睡，用兩膝夾了槍，嘴巴滿是白沫。阿金勒住馬，罵了起來：

「你媽的，幹什麼呀？」

「疲呀，老哥，你呢？」他睜着細小的眼睛。

「阿金，有什麼消息嗎？」馬龍從破敗的屋裏閃出來。

「據說敵人在金城，」他鎮定說。

「金城不是很近嗎？」邱老伯在一角落跑出來，泛著驚訝的眼睛。

「敵人多嗎？」王五搶着說。

「多？就怕嗎？」阿金憤憤說。

「不好問嗎？」看看樣子像又要打瞌睡了。

「隊長呢？」根生不知從那裏來閃在阿金的背後大聲的叫。

「他在隊部呀！」邱老伯摸摸鬍子，隨後就說；「阿金快去報告。」

阿金策馬疾馳去了，他們也跟上。

敵人開始進攻了，槍聲越發越密了，機關槍發狠的叫，飛機軌軌地在天空中翱翔，不時打了炸彈，燃燒一切，震動大地。

隊長發了命令：

「放槍！」

「迎上去！」馬龍睜大眼睛。

「衝！」阿金在馬上挺着胸，疾馳過去。

義勇軍越來越多，中國的民衆怒吼了，經過幾個鐘頭之後，敵人的陣勢已紛亂了，可是義勇軍在敵人的飛機，炸彈，大砲，坦克車之下爲國犧牲了，他們的怒吼也在敵人的暴影中騷動了。

義勇軍退到另一莊。

阿金雖然這麼疲倦，可是他的精神太興奮了的緣故，又睡不下去，他想到敵人的殘酷，心裏就滿滿憤怒的情緒，恨不得把他們殺個乾淨，王五睜着憔悴的眼，望望邱老伯說：

「他們的武器太利害了！」

「不見得罷？」他半吞半吐說。

「利害就不反抗嗎？蠢傢伙！」阿金叱罵起來

天快要黑了，黑漆漆的山，看去很怕人，那麼暗淡，那麼死灰的一叢叢的野草，橫臥在山谷裏，那些岩石的夾縫中流出一道陰鬱的清泉。他們靜靜的在馬上，連一句話也不願意說，只管策着馬，沿着腐爛的，倒塌的，燒燬的屋子，那麼淒涼向黑暗的路邊邊。

他們一莊過去又一莊。

當黑暗一陣陣偷偷地襲來，彷彿像野獸將要把他們吞噬下去的時候，他們的精神更活躍起來了。天上沒有星，沒有暗淡微弱的黃色燈光，空氣一點也沒有流動了啊。

「這是什麼東西？」選材從地上拾起來，那麼吃力用眼睛一瞧，隨後就驚訝的說「媽的！不是爛了的人頭嗎？」

「×鬼子，屠殺中國的民衆……」阿金伸手摸一摸，要說的話也說不出來。

在背後漸漸響出聲音來，不時來了一陣黑影的擾動，阿金想許是敵人襲來嗎？他擺動了強壯的身體，掏出一枝手槍，跳上馬，急急說：

「選材上馬！」

馬，有要狂奔，在黑暗中嘶鳴，可是在這角落裏懊惱地停跑了。

阿金狂怒地，鞭着馬，罵了：

「你媽的！」

這時惠堅他們也出發來了，他聽着馬聲和人聲，那樣不安地問：

「慶祥，怎樣有聲音？」

「×鬼子嗎？」他也有點懷疑起來。

「不，阿金的。」根生鎮定說。

他越跑越近了，可是大家的信號一發出之後，也就猜到是自己的同志了，他們相視而笑，馬也跳起來了。

夕陽漸漸斜西去了，野風從山峯上吹來，帶着一陣芬香的氣味，貓頭鷹在樹枝上伸了頭，輪着翼子，馬有點疲倦了，可是他們在觀察中忘却疲倦，忍着飢餓，在田野上馳走，爬過一個個的山。

濃霧漸漸浮出來了，在霧中閃動着一種黑影，漸漸模糊，也漸漸顯出他的身子，那些哭聲，是多麼淒切！阿金聽了，就下了馬，把眼睛一瞧原來是一個鬍鬚白髮的老人，坐在石上哭泣，他問道：

「你哭什麼？」

「我的兒子被×奴殺了，我要復仇！」

「跟我來。」阿金熱烈的說。

阿金牽着馬，手攙着老人慢慢的跑，他心裏有點急，路這麼遠，天快要黑了，他們轉進一條崎嶇的小路，窸窣聽見前面飛跑一個泥貓似的孩子來，他連聲帶哭喊了他的爸爸媽媽，他爬起來，又跌下去，像一隻猴子在翻筋斗似的，他漸漸跑近，這麼天真說：

「你是救國的嗎？」又伸出一隻瘦黑的手說；「你有大餅嗎？我幾天不吃了！」忽然又急促的問：「你知道我的爸爸媽媽到那裏去？」

阿金呆住了，心裏來了一阵刺痛，可是他伸手摸摸孩子道：

「孩子！你怎麼到這裏來？」

「我的爸爸媽媽給×鬼子抓去了，」他哭了出來。

「你呢？」阿金用親切的眼光向孩子一望。

一個多餘的人(七)

墨逸

「你本來是——」

「你的夫人來了，當然是要去溫存溫存；就是夜裏礙着我不能睡到那兒去，白天在一個桌上吃一頓飯也是好的！」

「簡直是胡說八道！跟你有理也說不清楚……」

父親取了帽子望外就走。

「你就別再回來：回來的，不算好漢！」

新媽媽冷笑了幾聲，嗚……哪……哪……的一片聲音，一桌還沒有吃過的菜全請地獄王菩薩去吃了。跟着，她放聲大哭了。

華如夫妻倆來勸了好半天，她才止住哭聲。擦過了臉，便問我們哥兒倆肚子餓不餓；同時，一面叫廚房開飯給我們哥兒倆吃；一面叫她哥哥——那個新舅舅——等我們吃完飯，陪我們出去玩兒。她自家兒飯也不吃，脫了衣服去睡覺了。

我們吃飽了飯，便上開化寺去看老虎、看變戲法、看打拳，一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家。新媽媽仍睡著，沒有起床。父親也沒有回來。吃晚飯的時候，仍只有我們哥兒倆吃；新舅舅陪着新媽媽餓了一天，一粒米也沒有下

我和兄弟兩個人，在父親那兒住了半個多月，不管祖父三番兩次的打發阿福來接我們哥兒倆，總不願意回去；你瞧，怎麼捨得離開這個可愛的而且挺和氣的新媽媽呢？

父親跟我們哥兒倆說了不少的好話，拿挺好吃的糖果給我們吃，我們哥兒倆的兩顆心成了一顆：說什麼都不行，不論怎麼好吃的糖果都不吃，反正是趁趁要離開的而且挺和氣的新媽媽住在一塊兒。

祖父他們沒法兒，就讓我們哥兒倆住下了。

住下是住下了，但，不過是一個多月，我就變了：新媽媽這兒，在我小心眼兒裏面，變成不好了。——雖然是新媽媽仍是那麼可愛的而且挺和氣的，可是，我受不了她跟父親那種成天成夜的碰着就吵嘴的烏烟瘴氣。

父親在祖父那兒吃過午飯回來，她就對父親說道：

「現在你是有地方吃飯了。你飽了，我們還餓着呢！」

「兩邊全是家。那兒吃不一樣？」

「一樣？一樣，你就乾脆別上這兒來吧，連晚上都睡到那邊去！」

「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

父親急得滿頭青筋，一根根的暴

軍活躍的姿態，那些狂放的熱情，那些堅固民族鬥爭的思想，那些悲壯的聲音，那馬的嘶鳴，那子彈的銳利，這些幾乎把大地搖搖欲墮，太空丟掉了。敵人也開始反攻了，也開始混亂了。

卜，卜，機關槍在狂叫。轟轟隆隆的大砲聲。轟轟隆隆的飛機，丟下毒彈、煙幕、燃燒彈、毒丸、毒丸、毒丸、毒丸，紛紛地迷迷眼睛。中國的民眾怒吼了，個個都抵抗，都願意犧牲。

「集合！集合！」隊長叫。

「殺！殺！」阿金左手開槍，右手送去炸彈。

「前進呀！馬龍連放著匣子礮。」

「我……」王五中彈倒地了。

「阿金！邱老伯受傷了，你快扶了他。」馬龍催促說。

阿金下了馬，扶上邱老伯就再前進迎戰。

一瞬間，根生在黑煙中倒下去了，慶祥連聲都相繼犧牲，敵人的炸彈越轟越烈，怒吼的義勇軍在大地上往來馳逐。

「散開！散開！」隊長一方面說：一方面放槍。

義勇軍退到山上來了，邱老伯還是忍着痛拚命放槍。阿金這麼冷靜描準，連中了好些要緊的傢伙。一天亮了，風越吹越緊。

十多個隊長，這時，他的臉雖然印着愛現，可是那堅忍的精神時時刻刻在浮

「我們要流盡最後的一滴血！」

「他們放槍，我跑得很快，溜走了。」他說後，樣子有點愉快。阿金緊緊的握着孩子的手。

「好！好！好！你跟我來。」阿金緊緊的握着孩子的手。

「你們幹什麼呀？」阿金一壁跑，一壁說。

「邱老伯搖搖頭說。」

「帶回去。」阿金怒沖沖說。

那婦人的哭聲，激天，捶胸打足起來。

「天呀！殺了我的丈夫還要……」隨後就那麼沉默說：「我跟你們幹

天氣有點冷，夜越深了，風一陣一陣的吹，殘缺的月亮從西邊溜出來，在樹梢晃着異常的急促，把樹葉啄了又啄，咕咕的飛過了。義勇軍在這時候忙個不了，有的在吃稀飯，有的在唱歌，有的在擦着槍柄，他們沒有

一點兒感到疲倦，隊長很細心看着軍用地圖，馬在喝水，哨兵今晚是添上二個了。

這座半點鐘之後，隊長用最動人最響亮的口調說：

「武裝前進，向天台襲擊！」

一槍一槍連連的放，散開而集，稀疏而濃密，這些都給敵人的粉亂。

「前進！前進！」

隊長這些強勁的聲音，在空中飄浮，從從槍上衝過去。從漆黑的天空中，從漆黑的大霧裏，都往外轟轟義勇

肚：傻瓜，別人吵嘴，要他餓肚子，真像得可以。吃了晚飯，弟弟先睡了；我要等父親回來一塊兒睡，坐着看西洋畫。

可是，到了十點鐘，我伏在桌上睡着了，父親還沒有回來。新舅舅給我脫了衣服，抱我上了炕。

「怎麼還不回來？」
新舅舅聽我攢進了被窩，抓著頭髮，自言自語的說。

「哼！哼！」
新媽媽只管冷笑。

「也許是上媽媽那兒去睡了。」
我茫然的加上一句。

「什麼？」
新舅舅大驚小怪的醒了起來。

「別做夢啦：殺掉你爸爸的頭，他也不會去睡的！」
新媽媽瞪著眼，冷冷的說。

「那末，上那兒去了呢？」
新舅舅不放心的問。

「準是跟老張、老劉他們去打牌了。明天是星期，又得打一夜！」
新媽媽肯定的說。

「我去睡了。你們也睡覺罷。」新舅舅說着走了。當他關門的時候，又問：「妹妹，你整天沒有吃飯，要吃點東西麼？」

聽到了兩房的關門聲，知道他真的去睡了。但是，我却糊塗了：一個男人非得跟一個女人睡在一塊兒不行麼？沒有一個女人陪着睡，也許是跟我們孩子一樣，怕夜裏有老虎來吃了他。而且，半夜裏要撒溺，準得女人招呼他的；不然，畫鳥龍是免不了的。那末，這個男人跟這個女人睡慣了，就不能跟別的女人去睡覺，又爲什麼不行呢？

難道怕那一個女人不知道在半夜裏招呼他撒溺？我從來沒有聽見母親跟一個男人睡在一塊兒過，新媽媽稀罕，母親還以爲討厭呢。照呼一個大人撒溺決不會像孩子那麼便當、容易，抱還抱不動，別說……

想呀想的睡着了。可是，第二天，我就沒有能起床：病了。病得很厲害，身上像火一樣的燒着。我也不知道是病了幾天，我也不知道有幾天沒吃飯。

「我也不知道餓了多久：反正，我那個小命兒，在那次沒有給閻王爺請了去，總算是大難不死。」

等我知道了人事，能喝點稀飯，我才知道祖父、祖母、母親和妹妹，全搬來跟父親住在同一塊兒了。我睡在母親炕上。我認識母親住的屋子，就是華恂如住的東房。父親跟新媽媽還住在上房。祖父、祖母帶着兄弟住在南房。新舅舅住的那一間屋子，問母親，她說沒有這麼一個新舅舅。

我整整的看了兩個月的頂棚，才能下炕。

十一 太太太太太太和新老婆

新媽媽，真怪，連老媽子和聽差做的事都幹。早上起來，給祖父打掃屋子，煮點心給祖父父母吃。早晚上下房燒飯炒菜。吃飯的時候，又給祖父父母添飯。吃完晚飯，又陪着祖母們閒談；等祖母催她去睡，才像捨不得似的回上房。跟母親也不錯，有談有笑，彷彿她們早就認識了。交情挺好。待我們三個孩子，比從前更和氣，更愛我們：我們兄妹三個人是她心上的三塊肉。

可是，祖父討厭她。他從來沒有給她過好臉。她叫他「爸爸」，他理都不理她。祖母勸他別這樣，祖父說：

「她是什麼東西：小老婆！」

「看在臉面上，就馬馬虎虎罷。」

「什麼馬虎不馬虎，再囁嚅，我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住。你說她好，你就跟她去過上一輩子。」

祖母不敢回嘴，拿了錢，要去打小牌了。

祖父瞧着祖母要走，又對祖母說：

「她現在這種樣兒，全是假的！」

「假的？不見得罷？」

「他瞧着罷：瞧我的話將來不應！」

祖母自願自的去打牌。祖父的兩個手交互的塞在袖管裏，來回的險着。臉上罩了一層霜。兩條眉毛緊緊的皺在一塊兒。嘴裏不知道在咕嚕些什麼。一會兒長長的嘆一口氣，一會兒使勁兒踢上一脚。瞧他的樣兒，像是有什麼災難要降臨，避又避不了，正在這兒發愁。

在屋裏踱了一會兒，大概悶氣，又到院子裏去來回的踱着。

「老太爺，有人給老爺送來一封信，要打骰子。」

聽差的老李，把一封信遞給祖父。祖父看了一看，仍交給老李，說：

「我這兒沒有骰子。到上房二太太那兒去打骰子。」

「什麼事兒，老李？」

正在打着牌的新媽媽，聽見祖父跟老李說話，走到門口問。

「有人給老爺送信來，要打骰子；老太爺說，骰子在上房二太太那兒。」

新媽媽楞了一楞，說道：

「那兒送來的信，還要打骰子，多麼麻煩。」

老李走過去，把信給了她，站在屋子外面，等老媽子把打好了骰子的回單還給他，才出去。

歡迎：批評投稿

國
際
社
攝

許世英氏近影
新命，即將赴任之
拜受我國駐日大使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丸補



針補



本劑分男女用二種
其功用能補血強精
凡男女老幼皆宜服之
其效如神誠為補劑中之
冠也凡患貧血、神經衰弱、
腰酸背痛、失眠、食慾不振、
婦女經水不調、產後失血、
小兒發育不全、老人體弱、
病後體虛、以及一切虛弱症、
服此藥後，無不立見奇效。

治主女男
奶火經發肺腦腰神
水不水育病弱痛經
不生不不貧失背衰
足育調全血服疲弱

戒產氣白糖胃腎未
除後血帶尿尿虧老
鴉病二宮軟便遺先
片後虧冷骨結精衰

德國霞飛藥學博士
最新發明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新舊建設

(國際社攝)

氣象為之一新。

近由當地人民，集資修輯我國一古代之建築物，最近，其形式似一輪輿，為甘肅皋蘭橋，在蘭州城附



以通車輛。

孔，以通船隻，閘上架橋，抵禦揚子江之高潮。閘門五縣東興建一「白茆閘」，以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近在常熟



駐節於其間。

搭爾寺等，班禪大師現正與其毗連者有大金瓦寺，蒙古最雄偉之大喇嘛寺，



人。圖為收容之災民。

，共一百六十餘間，可容三千餘，飢寒交迫，特興建茅屋十六座，南京市政府鑒於災民之流離失所

